

编者按

燕子姐姐,原名王彦平,系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在《意林》《中国校园文学》《当代散文》等报刊发表过40余篇关于读书写作的文字。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1954)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其作品向千万人揭示出俄罗斯大自然精美绝伦、光华熠熠的诗的世界。其作品集优美朴素的生态思想、美好的宇宙自然情怀、东方美学趣味于一体。

“跟燕子姐姐读普里什文”日记系列是燕子姐姐用一年时间,从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系列作品中精心挑选出精华文章与片段,撰写了关于阅读普里什文作品的系列感受,同时还写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个性体验,以及给小朋友的关键词点拨等内容。

“跟燕子姐姐读普里什文”日记系列意在引导小读者开启一次在大自然中的精神之旅,把关注热爱自然当作一种时尚追求,并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跟燕子姐姐读普里什文”日记系列(1)

王彦平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天气晴

燕子姐姐很多年前就喜欢一个叫普里什文的人,这次呢,算是久别重逢,和老朋友又重逢在一起啦!

在这个冬天的午后阳光里,燕子姐姐重新认真捧读他的《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等书。

这年末的几个月,将是一段美好愉悦的阅读时光,当然,更重要的是,燕子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了。

一百多年前,也就是1873年,普里什文出生于俄罗斯的奥廖尔省叶列茨县索罗维约夫斯克乡赫鲁晓沃村。那正是旧历正月二十三,正当大地上阳光开始明媚,各种皮毛兽纷纷成婚的时候。

普里什文11岁时进了一所技术学校学农业,后来去德国读完了莱比锡大学的哲学系农业专业,29岁回到俄国后,当了农艺师,又当了实验站的研究员。

小朋友们,有人说,普里什文是“一个按照心愿、本着内心世界生活的人”,这话引发了我的好奇,我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原来,有一天,他抛弃了职业上的前程,身无分文,背一支廉价猎枪,徒步去了北方,去记录民间故事和言语去了。

小朋友,简单了解了这些,燕子姐姐发现自己也有旅行的想法啦!那我们就随普里什文开启一次大自然的精神之旅吧!我们的阅读开始啦!

【普里什文作品精选片段】

第一滴水

春天是从光的增强开始的。这时候,民间都说熊在窝里翻身了。

俄罗斯中部的正月是:灰鸦迎春欢唱,家雀争吵打架,狗焦躁发情,乌鸦初次交尾。

二月是:向阳屋檐上落下第一滴冰水,大青鸟纵情高歌,家雀筑巢,啄木鸟初次发出击鼓般的声音。

正月、二月、三月开头,这都是光的春天。是的,那是幸福的,因为能先在城里遇上光的初春,然后又能踏上大地,迎来水、青草、森林的春天,也许还有人的春天。

当多雪的冬天过去,光的春天蔚为奇观时,人人放眼大地,心情激动,无不想着今年春天会是什么光景——每年迎来的春天,都不像上一年,一年的春天,从不和另一年的春天全然相同。

是的,新的春天从不像旧的春天,所以生活就如此美好——心情激动,期待着今年会有什么新的景象。

【燕子姐姐的点评】

小朋友们,春天到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喜气的征兆:各种稀奇可爱的小动物们出来活动啦,屋檐上第一滴水轻轻低落下,亮晶晶,泛着神奇的光泽;风儿把柳条摇醒啦,摇啊摇,摇出了鹅黄色的小芽。

小朋友,当多雪的冬天过去,你是不是也会心情激动,无比盼望春天快快来到,好脱去厚重的棉衣,尽情到田野里玩耍呢?春悄悄让大地松软,让春草生芽,孩子们怎会无动于衷!

普里什文说:“每年迎来的春天,都不像上一年,一年的春天,从不和另一年的春天全然相同。”

小朋友,“全然不同”哦!到时候我们要一起去仔细观察:小朋友们,正因为新的春天从不像旧的春天,所以,生活是如此美好!

小朋友们,普里什文一生把“大地”当作自己写作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想法好神奇!小朋友们,你想象中的大地什么样子呢?

来,让我们一起,先闭上眼睛,想一想大地……

——大地有原野、沙漠与河流,大地一望无际。大地黑色肥沃,野花盛开。有霞光万道,衬托出老牛拙重的身影,也有月色下春江浩荡一泻千里。大地上,野草、树木、各种动物,熙熙攘攘。有风,带来些泥土的气息和混合的河水的腥味,野兔的粪便,稻谷的香味。

春夏秋冬,大地的衣裳变换着绿色、黄色和白色。大地无比温厚,收养着地球上所有的人、动物、植物。

燕子姐姐感觉到,普里什文对于大地、大自然,有着浓烈的感情。他在用心记述大自然的日历。

让燕子姐姐和你们一起来期待。

麦子的端庄

杨强

我们北方地区,多产小麦,那是百姓的粮囤子,是聚宝盆,是每一位农人淌下汗水、付出心血的地方。因多平原丘陵,又极广袤辽阔,偶尔也会让人感觉单调乏味,尤其是冬天。若是下点雪,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初雪时,雪薄如纱,朦胧中透出暗绿的麦苗,顶着枯黄的草尖。而当雪渐渐地下得很像样子时,四下里一片白,什么都没有,除了雪,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这时,你却不由得想到雪下的小麦:她们可还绿?可还好?她们在等待什么?此时,雪下的小麦,正如母腹中的胎儿。你看不到她的样子,听不到她的呼吸,甚至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她正在孕育,蓄积能量,静待来年春雷一声令下,那时便要千帆竞发、势不可挡。

阳春三月,正是南方大地最妩媚的季节。油菜花一嘟噜一嘟噜地盛开,招惹得到处是蜜蜂,到处是蝴蝶,阳光下灿灿地灼人的眼,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甜香。山坡上的梯田,一层一层地绿起来,直绿到山顶,油汪汪的。

似乎慢半拍,此刻,北方原野的大戏才刚拉开帷幕,开场的锣鼓也正响起。在初春阳光和料峭春风的齐心协力下,雪慢慢退出了舞台,大地袒露出胸膛。你发现,孕育了一冬天的婴儿竟然是个黄毛丫头——枯黄的草尖,少水的叶片,匍匐在地的身躯,天生的营养不足一样。今冬,雪虽不多,却奇冷呢。你失望了?但不必担心,也不必怀疑。只要春风轻拂她的肌肤,阳光亲吻她的脸庞,她就会在你的眼皮底下,在你不知不觉中成长。你很惊奇,她是在哪一天夜里,悄悄褪去了黄黄的胎毛;又是在哪一个清晨,小脸蛋变得红润?你只有惊叹,慢慢变做惊奇、惊喜——同时期待着,期待着一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你的咚咚跳的心哟,可要捂紧了。那春风沉醉的夜晚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呀!

仿佛专为了磨一磨你的耐心,你越是着急地想看到白天鹅飞天的那一刻,越是发现她竟流露出假小子的气息,按捺不住地膨胀,疯长,拔节,蹿高。风来,她翩翩起舞;雨来,她欢呼雀跃。阳光下,她招摇的身姿散发着恣肆的气息;滚滚的绿浪,不断地涌向天边,仿佛要涌出天际;沉静的夜晚,你听到的是她拔节生长的咔嚓声。那种生长的劲儿,直逼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如一位父亲,面对着说不

得骂不得打不得的娇纵女儿,唯有无奈地焦躁着。

哦,女大十八变,一点也不假。看吧,她的发梢已经像鸦羽一样闪亮,看久了,仿佛流淌出墨绿的光泽;她的肌肤已经细腻、光滑得没有一丝疤痕,如新织就的绸缎,你颤抖着不忍去触摸;清风微拂,她柔曼的腰肢,妩媚的曲线,已透出无与伦比的精致,也暴露出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被极力掩饰的内心的震颤。天地间勃勃的气息,浓烈而令人心颤。她迎来了一生最美的时刻,她要去做新娘了——由少女而为女人呢。那细小的花儿,可是最质朴的头饰,许是她羞涩的笑容,抑或是她眼中点点的泪花?你心疼地凝望着,默默送上满腔的祝福。

很快,她擦干了泪花,担起了新的使命——她做了母亲。她拼命汲取水分养料,贪婪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她必得竭尽全力去做这项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哺育茁壮的敦实的新一代。你很容易嗅出空气中多了一些味道——香气,乳汁的清香混合着孩童的奶香,搅得田野上满是含混的甚至暧昧得让人坐立不安的气息。你不由得想要做点什么,哪怕吼两嗓子也行,就是不能无动于衷。

大戏已经进行到最精彩的篇章。广袤的大地上,已书就了一幅幅华美的诗篇,那是排律,那是长赋,那是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丝毫不逊色于南方的婉约曲调。看吧,远处蔚蓝的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你的脸庞。烈日下,她们紧挨着,密密匝匝地。那秆儿粗壮,麦穗儿像松鼠的尾巴,粗粗的,毛刺刺的;那麦粒儿,紧实,饱满,丰腴。热热的南风劲吹,她昂首迎接这上天的洗礼;喳喳的鸟雀来闹,她们不急不恼,只当作绕膝欢闹的孩童。田野因了她们而呈现出其他季节所不具备的风姿,连空气在燥热中也隐含着独特的韵味——成熟而不乏活力,蓬勃又不失温婉,端庄,娴静,深沉,圣洁。你被吸引又被推开,被感动又被降服,欣喜又焦渴地注视着,真真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你只期望这华美的诗篇沉淀成历史永恒的瞬间。会的,一定会的,刹那能永恒。刹那即永恒。

麦子,用一季的时光,演绎了女人的一生。你只记取最端庄的那一瞬。无论她是青涩的黄毛丫头,妩媚的新娘,还是坚韧的母亲,沧桑的老妪,只因了你的相伴相随相惜,她必定会芬芳你的梦乡,永远的。



母亲的休息日

刘宗俊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已届75岁的年龄,但身上除了患有椎间盘突出陈年老病和耳朵有些背外,身子骨依然硬朗,干庄稼地里的农活丝毫不输给年轻人。她的老人机里除了存的儿女和亲戚邻居的电话外,大都是常年找她帮忙干农活的雇主的电话。每年的休息日屈指可数,基本就只有数九寒天和清明、中秋等几个屈指可数的节日可以安心在家休息。

但这一次,母亲却在家里休了一段不得不休的难得假期,且一休就是大半个月,因为她病了。听邻居说那是一个上午,母亲同往常一样早早就与同伴一起到邻村雇主家的草莓棚里干农活去了,连续多日不间断的弯腰劳作让母亲的腿不慎扭伤,钻心的疼痛让一直坚强的她疼得直不起腰,无奈让邻居用摩托车从棚中接回家中。母亲在医院作了拍片检查,并连续打了10多天的吊瓶。就是这病中的几天,才

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听大夫说,在棚中干活,需长时间低头弯腰劳作,是很累的,何况对一个本就患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老人更是如此,她平时比如晚上也会有感觉,只是她隐忍,不愿声张,认为是累的,扛一扛就过去了。

母亲是一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即使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病中住在我家的那十几天,因为要到医院打吊瓶,每天我要背她上下楼,她都坚辞不允,我只好慢慢搀着她上下楼,我想她每挪一步都要忍受揪心的疼痛,因为我从她的不易察觉的表情中能够读出。等病稍微好点能自己活动,吃饭的时候,她都不让我把饭端到面前,而是自己一步步挪到餐桌前与我们一块吃饭。

病了母亲对自己的病不那么上心,却关心着病中亲戚的生活。医生开的吊瓶刚打完,母亲就急着回家,说病不能一下好利索,要回家慢慢养。怎么劝也劝不住,只好由

着她把她送回家。

母亲耳朵背得厉害,跟她在电话上说话必须声音大些,不然她听不清。但是让我纳闷的是,有一次我感冒了,鼻音重,说话声音浑浊,但母亲偏偏就在给我打电话时听了出来,问我是不是感冒了?当时我很惊讶,怀疑难道母亲的听力不治而愈?后来观察,母亲的听力还是那样,我只能用母爱使然来解释!

经历了这一次病,加上我们姐弟俩和亲戚的劝说,母亲终于答应不再外出打工了,但是原本在姐姐家待得好好的母亲,一过正月十五就吵着要回家。因为要来冷空气,我们好说歹说她又多待了五天,过了正月二十,再劝也劝不住了,无奈姐姐和外甥只好把她送回了家,她惦记着自家院里的山上的樱桃树好剪枝了。

我们担心,母亲是不是又要食言。因为让一个坐不惯、闲不住的人答应放弃她乐此不疲、以苦为乐的劳动,只能一时,不会长久,除非她自己真的干不动了。